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戲淫娃

上回書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穿紅的女子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裡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走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裡的原故只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他便咤異道奇呀這廟裡的和尚被我殺得盡淨廟外又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況又是深更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說哭了這半日了方纔還像是拌嘴似的來着我只道是街坊家妮女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個街坊事有蹊蹺

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當院裡順着那聲響聽去好似在廚房院裡一般他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門裡只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裡走到那破窻戶跟前一看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跡看了看那門却是鎖着他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挨北墻靠西也有個小門關着靠東柴垜後面合着裝煤的一個大荆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鐘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裡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魆魆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裡喘氣列公你道這人為何在此原來這廟裡和尚作

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留子裡這個人也是這日午間來打尖的那和尚把他關鎖在屋裡扣在大鐘底下並說不許作聲但要高聲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個禿子合那瘦的和尚換替照應這人在鐘裡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之後卻聽不見些聲息連那兩個和尚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氣悶饑渴難當不由的一聲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聲救苦的搜尋出來那人還只道是和尚來了嚇得不敢作聲女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你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我問你個端的說着自己先走進

了廚房那人聽得是個女子聲音纔慢慢的站起來戰兢兢的躥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在那裡撥那盞油燈聽他跟了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莫五十餘歲是個鄉下打扮纔待合他說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我的孩兒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見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女子一聽心裡咤異說這是那裡說起因說道你想是胭糊塗了認錯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纔曉得是自已認差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兒眼瞎了姑娘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我你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

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草命怎的領我去見見我那女兒老伴兒纔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裡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我在這裡誰知道他弄到那裡去了女子道你既這等我方纔把這廟裡走了個遍怎的不曾見個人來那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性在這裡歇歇兒等候不可亂走等我務必給你尋來纔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及至起來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却說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裡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隔壁

又拌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裡間屋裡來他便進到裡間留神向棹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納悶列公你道他爲何在棹子牀下尋找起來原來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刼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宇多有在那卧牀後邊供棹底下設着地窨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着孤身客人半夜出來刼他的資財不就害人性命甚至關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平又多是用木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看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樁也瞞不過這女子就便這能仁寺廟裡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略知只是與自已

無干不値得管這閒事及至方纔合那個瘦子禿子兩個和尚交手聽了那一段不三不四的早料定這廟中除了刼財害命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的一番話早又動了他一個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着是個甚麼情由滿屋裡尋了一會不見個踪跡急的怒氣填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纔罷說着滿屋裡端相一會看着北面那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看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夾道子從那間柴炭房北墻後面直通到兩間厨房的西北墻

所那個門去從那門縫裡便看得見屋房燈光也不像有甚麼原故趕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裡放着的兩個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裡面擱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碗茶盤隨手取用的些東西一層塵土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完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把鎖頭開開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裡了原來這頂櫃子裡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擱板那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着背板一個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嘴就講罵動手就講打等大師傅回來你哨我

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要不了你的小命兒我見不得你又一個道那怕你這禽獸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個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個蒼老聲音說道事情到了這裡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別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裡還按納得住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山响只這一拍聽得裡面嘩啷嘩啷的一陣鈴鐺响就有個人接聲兒說來了又聽他一面走着一面嘟嚷道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看你可再罵罷外邊聽了連連的又拍了兩下又聽得裡面說來了你老人家別忙啊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也得一

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鍊子响又一陣鈴聲那扇背板便從裡邊吱嘍開了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裡閃出一個中年婦人只見他打半截子黑炭頭也似價的鬢角子擦一層石灰墻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猪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帚眉鼻孔撩天包牙外露戴一頭黃塊塊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綳的衣裳捲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聲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聲說我只當是我們大師傅呢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關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指頭把門點住那婦人說你只不叫關

門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呀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婦人道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叫我是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幾口令兒啊你只說你做甚麼來了誰料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他就借着那婦人方纔的話音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着你勸他呀那婦人聽了這纔裂着那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咧那麼着請屋裡坐

他這纔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他一面先走口裡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我漂亮我着你還不答應女子讓他走後一腳蹭進門去只見裡面原來是個夾墻地窨子那門裡一條夾道約莫有二尺來寬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一層層的台堦下去靠西一帶磚墻靠東一層隔斷板子中間方與南頭有個小門從門裡直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纔一步步的下台堦來走到台堦盡處進了那個小門一眼就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裡面他那形容合自已生的一模一樣倒像照着了鏡子一

般不覺心裡暗驚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窨子裡週遭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通連大木大木上搭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這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圍一看西面板壁門旁南北東三面却是磚牆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裡正北安一張大牀牀東頭直上擺着三四個箱子牀西腳底下挂着個帘兒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牀靠東牆南首一架衣裳隔子北首一樺木杌靠南牆一張春凳那女子便坐在那條凳上旁邊坐着個老婆兒想是他的母親那老婆兒也是

個村莊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綢夾襖繫一條青串綢夾裙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下面被裙兒蓋着看不出那脚的大小但見他雖則隨常裝束却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間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温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鬆低頭坐在那裡垂淚看着好生令人不忍這穿紅的女子看罷走到他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在這等地方自然要商量個長法兒事款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吁罵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那穿月白的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呸放屁這

是甚麼所在甚的句當還有何商量你怎麽叫我不要㕭哭叫罵我看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兒你難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兒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啊不要這樣這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麽好話他不過與强盜逼同一氣我倒可惜他這等一個好模樣兒作這等的無恥不堪的行逕可不辱沒了女孩兒三個字列公這兒女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衆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他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

翻臉的麼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他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的貞烈心裡越加敬愛說這纔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笑着嘆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屈自然該急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只這等啼哭叫罵會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還想些甚麼我不過是個死穿紅的女子聽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麼輕輕兒的就說個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怕死貪生甘心卑汚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說來勸我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

看不過了拿着根潮烟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那一銚子性兒合人家鬧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也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疊起無限的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婦人一岔他便回頭喝道這又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婦人道一個人鼻子底下長着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嗎穿紅的女子道就是我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同手身後摸那把刀那婦人見這樣子便有些發毛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諒我要說話呢我留着話還打

點閻王爺呢那女子纔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看你這令愛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甚麽樣的話大約也合他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麽地方我不敢去就走看他又把我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個婦人見了扯住他道你站住人家大師傅叫我在這兒勸你可沒說誰你出這個門兒你那兒走哇守着錢糧兒過啵你又走囉那穿紅的女子聽了拔下那把刀來用刀背把他的胎膊一擱向那母女二

人道你娘兒兩個只顧走那母女兒了也有些害怕只得
就走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
人道又要我作甚麽呀口裡只顧說他却連忙拿了他的
烟袋潮煙火紙跟了出來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
緊跟着出了那地窨子門他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看見
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那母女二人在
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
見說着便拉了那婦人腳不沾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
正不知他那裡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個人來
的好生作怪方纔我乍聽了那混賬女人的話只道他果

然是和尚找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他他不着一些惱還是和容悅色兒轉着說看他竟是一片柔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賬東西拉了去難道是又去請那個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兒也是獃獃的發悶正盼望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着個火亮兒從夾道子裏領了一個人來望着他母女說道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講那穿月白的女子抬頭一看那裡是和尚原來是他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聲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頭兒道兒啊千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餓死了那穿月白

的女子此時纔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已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個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在靠牕戶杌子上坐下那婦人也要換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地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游僧攆住持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座兒了說着蹲下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凳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了一聲兒不言語噗哧噗哧只吃他的潮烟亂過了這一陣那老頭兒纔望着穿紅的女子說道姑娘我小老兒姓張名叫張樂世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

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哥兒兩個兄弟張樂天是學裡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個人同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兒叫作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他叔叔教他念書認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學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的好活計我這老婆子是京東人他有個哥哥在京東幫人作買賣要講我家還算有碗粥喝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裡供給得起說聲沒有他們就講強奪硬搶我合老婆兒說這個地方兒可住不

住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裡的大戶又把傢傢伙伙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裡的大車帶上娘兒兩個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我個小買賣作不想今早走岔了路走到這條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裡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裡歇下這廟裡的師傅們把我們讓到這禪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走我拿了兩掛兒東錢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擺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個善緣罷我說我一個鄉老兒你可化我個甚麼呢他說不化你東不化你西只化你盤頭大閨

女我說這地方兒我那裡給你買木魚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盤頭大閨女麽女兒聽了站起來就走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待要出門那大師傅就叉着門不呌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裡來把他娘兒兩個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裡去叩在大筐底下往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說着向他老婆兒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我彌陀佛說也不當家花拉的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拉在那地窨子裡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下說了半日女兒只是拾頭撞

腦要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出去等他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想這件事可怎麼纔得頭呢正鬧得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且住你們是甚麼時候進去的那和尚是甚麼時候出來的你這令愛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爺照着膝臏眼子呢人家大師傅甜言蜜語兒哄着他還沒說上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個希爛還作踐他呢說得他那麼軟餑餑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他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搯手說受他甚麼作踐倒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

師傅央及央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兒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們來生來世就變個驢變個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我們就給你吃一輩子的長齋都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話言重纔回頭要向那婦人搭話只聽他自巳在那裡咕囔道放啊我們還留着祭竈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那怒氣已是按納不住無奈得問問他的來歷只得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還說話嗎我只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

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烟磕了烟袋滅了火紙他纔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這不當着他們倆老的兒麽你也不是外人我討個大說偺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算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住別合我論姐兒們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婦人道親香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麽碰兒你們姐兒們都是這麽橛巴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累贅他纔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呸我們死鬼當家兒的他們哥兒八個我們當家兒的是第老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個月貼

補個三吊五吊的趕他死了我說這還守個甚麽勁兒呢我可就跟了這廟裡的大師傅來了要提起人家大師傅來戒好咧眞別辜負了人家的心你們瞧我這腦袋上都是鍍金的這件衣裳是買了整疋的花兒洋縐現裁的我這褲子汗塌兒都是綢子的總說了罷算萬道縧兒把我裹着呢吃的更不用講了天天的肥雞大鴨子你想偺們配麽那女子說道別偺們你婦人道哦就是我我到了這廟裡沒半年人家大師傅花的那錢打我這麽個銀人兒都打出來了就是一樣兒活重些兒那女子問道你這樣好吃好穿還有甚麽重活叫你作呀婦人道你不知道我

們這廟裡爺兒五六個呢大師傅是個當家的二師傅是個帶髮兒修行好本事渾實着的哪還有個小大師傅小二師傅小大師傅打的一部的好拳小二師傅是個掃腦兒也不搊還有個三兒你等同來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庄洗洗汕汕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個人兒張羅的過來嗎可巧今兒個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們耐着煩兒俯給他他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他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個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壯的

一支眞金鐲子來想着要給他帶在手上呢他伸手嘵嚓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個長血直流的你瞧他歹毒不歹毒那女子問道這之後便怎麼樣呢那婦人道怎麼樣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麼着我好容易救月兒似的纔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別忙你老等我勸勸他誰知越勸倒把他勸翻了張口娼婦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瞧娼婦頭上戴這個身上也穿這個你怎麼說呢那穿紅的女子問他道這等說你還不會勸勸他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麼對他呢那婦人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大

師傅我了你來了麼我瞧你這嘴來久得你勸他他沒個不答應的你算我們廟裡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三兒小呢可巧剩他爺們三個咱們姐兒三個咱們鬧個劉海兒的金蟾墊香爐各抱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那穿紅的女子水就一腔子的怒氣聽這婦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裡還忍耐得住只見他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喇一聲早變了個血臉的人不曾聽他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但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裡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吧掉在地下大家

一看原來把那婦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說這個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個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嚇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咱的把他殺了可不嚇煞了人倒是那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兩口兒道兒啊你那裡知道他是那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沒命的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笑道我着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個大師傅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要見和尚去他便

有些不願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纔我聽你刀山劍樹
刚死呀活呀的倒像傻冲打的似的怎麽此刻完了本事
了不妨跟我來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走那老倆口兒也只
得跟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那月光之下滿院横
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死和尚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
一跤幸喜䆫戶擋住不曾跌倒老頭兒嚇得閉口無言那
張金鳳怔了一會說道呀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
衆英雄來作這等的驚人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
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挑用兩個指頭指着鼻子笑着
說道不敢欺就是我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出

將入相八座三台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昇天他也不換閑話休提却說他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巳重新進屋裡一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扎起來往院子一丟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墻角一扔說聲跟了你大師傅去罷那張金鳳看了定了會神這纔大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裡是甚麼勸我竟是來救我一家兒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姐姐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老兩口兒也跪在塵埃拜個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阿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兩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

金鳳那張金鳳跪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姐姐姓甚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裡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塲大難前來搭救望姐姐說個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纔料作說也話長說着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櫈上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櫈上他自己却在北面靠棹上首杌子上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棹兒裡邊靠墻大家這纔側耳凝神聽他說他的來歷只見他滿臉堆歡不慌不忙未從開口先將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間的南炕叫了一聲安公子道正是人生第一開心事辛苦功成閒話時要知那姑

娘說出些甚麽言詞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七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見究

這回書說書的先有個交代列公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不過是個過路兒的人遇見樁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驢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兒的一聲哭救了張金鳳便救了他兩家的性命殺了一曉講了萬言講得來滿口生烟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駡得眼淚往肚子裡咽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攻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來纔落得張金鳳口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揷後面還寄放着一個

說然說不清的安公子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若講一個閨門女子這叫作不安本分無故多事要講他這副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他細想去他是沽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還是誰派他作的不成總不過一個不忍人之心纔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只是天地雖大苦人甚多那裡找的着許多的穿紅女子來閒言少敘卻說這位姑娘見張金鳳問他的姓名來歷欲待不說不但打不破張金鳳這個疑團就連安公子直到此時也還不得知他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樁事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

遍又恐續書的道是重絮故此他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
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這個當兒張老夫妻兩個因方總
險些兒性命不保此時忽然的骨肉團圓驚喜交加匆忙
裡並不曾聽得那姑娘叫安公子三個字張金鳳聽得明
白心裡詫異道這裡怎生的有個甚麼安公子況且我看
這人也是個黃花女兒豈有遠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
理就說是他的至親兄弟也該有個稱呼怎的稱作公子
還稱起他的姓來此事好不明白且不言張金鳳在那裡
納悶卻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裡邊守着那個黃包袱
聽得東間忽而殺了一個人忽而救了一個人哭一陣笑

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那位姑娘叫了他一聲他直不曾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叫道安公子睡着了他這纔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聲嗻說不曾睡姑娘說既沒睡下炕來有話合你說只聽他又應了一聲只是止聽得人聲兒不見個人影兒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麽着只聽他作難道這怎麽樣個下炕法呢姑娘道怎麽又會下不來炕了呢聽他道一身的鈕襻子被那和尚撕了個希爛厰胸開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了你方纔不是這個樣兒見的我麽難道我不是個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非也非也方纔

是性命吸呼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我是寧可失儀不肯錯步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麽着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把那帶子解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只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是在那裡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聲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去了姑娘問說這又是個甚麽緣故呢只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個姑娘慪的冒火合他嚷道是怎麽下不來你倒底說呀憑他甚麽爲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他又俄延了半晌纔

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裡說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這裡又不會衝鋒打仗又不會放礮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尚何至於就把他嚇的溺了呢這姑娘心裡只管是這等想但是他已經溺了還是怎樣的大本領可怎麼替他出這個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只好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炕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急智生又逼出他一個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裡把褲子搵乾拉起襯衣裳的袷襖來擦了擦手跳下炕來纔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縐

說你怎麼這麼俗啊起來列公話下且慢講那位姑娘的
話百忙裡先把安公子合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安
公子是個尊重誠實少年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娘說明
來歷商個辦法早早的上路去見他父母兩隻眼並不曾
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金鳳此時幸爾保得自己的身子
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姑娘一條心更
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
再沒說着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外面生得
一副月貌花容心裡藏着一副蘭心蕙性他平日見的止
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個斯

文一派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覺得眼光一閃又見那公子跪在地下把他羞得面起紅雲抬身往裡間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裡坐着便把他拉在自巳身後坐下這纔向安公子道我們方纔作的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曾安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狠好免得我重敘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着這二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你可是個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况吽你同他敘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的門第過去見個禮兒安公子此時的感激姑

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及豈有個不謹遵台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倆安張老實慌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婆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口裡說道我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指張金鳳向他道這裡還有個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個禮兒又趕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那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桿子的酒菜傢伙

撿開擦乾淨了棹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件的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的這番琢磨臉兒也闖老了膽子也闖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就發起恨來道咦這就是方纔那賊禿灌我的那毒藥酒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扔說如今我也回敬你一盃姑娘說這還要怎麽設來由一時張老擦淨了棹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橙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橙坐下他纔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纔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這說怎的就曉得你在這裡遭這場大難前

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我如浮萍暫聚少一時伯勞東去雁西飛我這賤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卽便說出個地名兒來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也不必講到話下要問我的住處說來卻離此不遠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卻是個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兒安公子聽了說這等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裡住不成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個在雲端裡住的理呢那姑娘也不合他分辨接着又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那邊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我就不知道這府這縣這山這廟有你

這等一個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椿事會前來搭救呢張金鳳道既這等姐姐因何到此那姑娘道我這個人雖是個多事的人但事凡那下坡走馬順風使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作我今日可是爲救一個人來了却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纔我安驥只爲自已沒眼力沒見識誤信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線若不虧姑

娘前來搭救休有十個安驥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終身難報怎說得個不知只是我知道姑娘前來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還求你說個明白再求你留下姓名待我安驥禀過父母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了你那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問必要問我就捏個假名姓告訴你何妨那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裡也一定要請問姐姐個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

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些地步纔好姐姐要不說妹妹只得又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看着我這個樣兒還是平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還眞個的照方纔那禿孽障說的我是個女金斗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等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聲十三妹姑娘這個地方兒要護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姑娘你這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算那個字都使得只見

他不容再問便長吁了口氣眼圈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我父親也作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聽了忙站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纔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這話更可不必你我不幸托生個女孩兒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轟轟作番事業也得有個人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丐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他紫誥金閨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還說句笑話兒你也見過一個千金小姐合强盜撒對兒的麽那張老道甚麽話那說書說古的菩薩降妖捉怪的多着呢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

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個對頭這對頭是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腳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到這裡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廝他就尋個縫子參了一本將我父親革職拿問下在監裡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這張彈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枉我的本領闔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

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之下被一個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機是不密我有個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這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還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呌我的乳母了幾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樣扶柩還鄉我自已却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地開外的一個僻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現年八十餘歲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杰不想到了那裡正遇着他遭了樁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致盡是我拔

刀相助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還給他掙過一口大氣來他便情願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個反面曹操曾說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我却是只願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人的好處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留受他一絲一粒只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推情那裡村中衆人的仗義每日倒有三五個村莊婦女輪流服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纔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弄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個女孩兒

家除了針黹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笑話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我釘個鈕襻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只得靠着這把刀這張彈弓尋趁些沒主兒的銀錢用度那安公子聽到這裡問道姑娘世間那有個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個紈袴膏粱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便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那清官能吏勤儉自奉賸些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賸些資財那莊農人家耕種刨鋤賸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污吏不顧官聲不

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便賺主人的及至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還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覇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没主兒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白了就叫作女强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起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線娘等輩皆不足道也强盜云乎哉强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夠酸的了那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個身子這等嬌娜娜的個模樣兒况又是官宦

人家的干金怎生有這般的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個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香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裡就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眞傳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把我當個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合這事相近閒來也指點我些刀法鎗法以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纔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算拿得起來只這刀法鎗法彈弓袖箭拳脚卻是老人家口傳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

這頭驢兒這驢兒日行五百里但遇着歹人或者異怪物事他便咆哮不止眞眞是個神物因此任我所爲就把個紅粉的家風作成個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離山老母學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妻在旁聽了只是點頭咂嘴安公子說道方纔我看那些和尙都來得不弱那個陀頭尤其凶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今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眞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閒話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你我在悅來店怎的個遇見怎的個情由他三

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饒舌只是我臨別的時節那等的囑附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在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猝而行這怎麼講這也罷了只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裡來倒要請教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愧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裡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我在店裡聽了姑娘你那番話始終半信半疑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見了他再作道理不想那去請褚一官的騾夫還不曾回來那店主人使來說了許多的混賬話我益發怕將起來正說着兩個騾夫回來又備說那褚一官不能前來

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那騾夫店家又兩下裡一齊作旁攛掇是我一時慌亂就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崖高嶺又出橫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跑到此地要不虧兩個騾夫沿途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那裡纔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僧的一座惡廟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是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十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姑娘你一片俠腸埋沒得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眞眞的愧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不曾認淸

我這番好意你連那騾子的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
你方纔口口聲聲罵的那個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
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兩個騾夫倒是你的勾魂
使者安公子聽了吃驚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
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
大家說道今日這塲是非也叫作合當有事我今日因母
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
遇見兩個人在那裡說話我騎着驢兒從旁經過只聽得
一個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
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我聽了這話一想這豈不是一

椿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不搬運來用用因把牲口一帶遶到山後要聽聽這樁事的方向來歷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感激不盡的那兩個騾夫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崗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纔得說明臨別又如何諄諄的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併張老夫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纔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

根由就連安公子也是此時纔知夢方醒只聽他說道姑娘我安龍媒枉讀詩書在你覆[illegible]罩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氣竟激動我的性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剛刀一用說着伸手就拿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他道你這又作甚麼這個東西可不是頑兒的一個不留神把手指頭拉個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媳婦爹又沒在跟前誰給你吹呀只見他滿臉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及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着那兩個騾夫把這大膽的狗男女碎尸萬段消我胸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

費心方纔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你若不信給你件憑據看看說着向懷裡掏出那封信來遞給公子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騾夫送去的那封信連說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十三妹說少爺你別慪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纔歸坐只見那十三妹指着他向張老夫妻並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合我是親是故我合他也是水米無交今日纔見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我因何替他出這樣的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騾夫口裡一個信息要擘這注現成銀子及至訪着安

公子見他那番光景知他是個正人問起情由又知他是個孝子我心裡先暗暗的欽敬便不肯動手後來聽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與我父親所遭的寃枉大略相同因此我從那任俠尚義之中又動了個同病相憐之意便想救他這場大難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俗語說的救火須救滅救人須救徹我明明聽得那騾夫說不肯給你送這封信去請褚一官況且那褚一官我也畧曉得些消息便去請他他三五天裡也來不了到了他的娘子你就等到一百年也未必來的了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不致遭騾夫的毒手你又怎生的到得淮安所以我纔出去走那

一遍要把事情替你佈置得周全停妥好叫你上路趲程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家他合我言語支離推說不知去向及至問道他無話可支了他纔說是兩個騾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了我一聽這事不好了他兩個既不會到褚家去褚家這話從何而來可不是他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那裡去這豈不是我不會提你出火坑來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撥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了下來纔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見一個牲口脖子上拴的鈴鐺合一

個草帽子扔在路旁我只說這一定是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腳蹤兒來眼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一直尋到崗子頂上越不見個影兒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不得些情形只得順着牲口的腳蹤找了回來見那牲口腳蹤兒踹的散亂直奔了這廟裡來至於這座廟裡和尚的行徑我早已曉得我一想這事尤其不妙了便算你幸而不曾遇那騾夫的暗算依然脫不了强盜的明刼還不是一樣我就一口氣趕到廟前還不會見個端的我那個驢兒先不住的打鼻兒不肯往前走我看了看廟門

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一縱身上了山門望廟裡一望只見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蹲身跳將下來只是我雖會躥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躥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那東配殿裡堆着些糧食就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裡然後出來縱上房去且住列公聽說書的打個岔你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纔把廟裡走了個遍就是不曾到東配殿了原來他進廟來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你我不知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講那十三妹說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後一看正見那凶僧

手執尖刀合公子你說那段話彼時我要跳下去誠恐一個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傷了你的性命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結果了兩個僧人至於後來的那班禿厮都是經公子你眼見的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也是他們惡貫滿盈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旱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門的方便再說假如那時要留他一個你未必不再受累又費一番唇舌精神所以纔斬草除根不曾留得一個安公子如今你大約該信得及我不是爲打算你這幾兩銀子而來了罷說到這裡回頭又向着張金鳳叫了聲妹子你聽我

這話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不是特來救一家性命這就不消再講了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問得閉口無言只有垂淚半晌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我安龍媒眞是百口無詞只是姑娘你也有一些兒欠通之處十三妹聽了說道怎麽說了半天我到有了不是了呢你倒說說我倒聽聽安公子說姑娘你若在店裡就把那騾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直捷了當的告訴了我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聽了這話倒不禁笑起來說這話我一點兒不欠通倒底是你作夢呢假如你是個老練深沉有膽有識的人我說了這話你自然就用些機關加些防範

你只看我那那等的剖白囑咐你還自尋苦惱弄到這步田地那時再告訴你這話不知又該嚇成怎的個模樣甚而至於益發疑我倒誤把那個狠心狗肺的東西當作好人合他訴起衷腸來可不更悮了大事了麼安公子聽了連連拍腿點頭說不錯的不錯的姑娘你如今就說我酸也罷俗也罷我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天人只有五體投地了說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也不來拉也不還拜只說了一句這倒不敢當此大禮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笨話也不用講這個那個只我們兩家六條性命都是姑娘你救的安公子他

為官作宦怎麼樣也報了恩了只是我們兩口兒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女兒又是個女孩兒家你這樣大恩今生今世怎生答報的了那老婆兒也在一旁說噯眞話的十三妹把手一擺說老人家快休如此說要說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這話也是欺人只是我方纔說過的安公子還得感激那頭騾子我這妹妹還得感激那個沒臉的女人這話怎麼講呢要不虧那個騾子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被那騾夫推落山澗我便來救也是遲了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早已遭那凶僧作踐我便來救也是晚了難道這果眞是一

個兩條腿的畜生一個四條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這是個天雖廻誰又看見天那裡怎的個支使誰又聽見天怎的個吩咐的不成這便是你二人一個孝心一個節烈所感天纔牽引了我來正不是一樁偶然的事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資財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雖然句句的露尾藏頭被你二人層的尋根覓究話也大概說明白了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你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恕我失陪說着掖上那把刀邁步出門往外就走這正是鏡中花影波中月

假假眞眞辨不淸要知那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裡去

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第八回終